



# 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

《惊悚悬疑卷》

(美) 爱伦·坡/著 曹明伦/译

EDGAR  
ALLAN  
POE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

## 惊悚悬疑卷

(美) 爱伦·坡 著  
曹明伦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惊悚悬疑卷/(美)爱伦·坡著;曹明伦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154-0510-0

I. ①爱… II. ①爱… ②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4349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项目监制 晋璧东  
责任编辑 晋璧东 杨佳凝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e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434  
销售热线 (010)62193669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6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60元

---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 卷首语

时下，新一轮爱伦·坡阅读热在我国再次悄然兴起，这无不与当前不断有各种爱伦·坡作品中译本出版面世互为因果。据调研，我国近年有多种爱伦·坡作品问世，类型包括诗歌、小说、文学评论等，可谓富盈纷繁。但是，全面完整反映爱伦·坡短篇小说的出版物却是空白。为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编辑出版著名翻译家、四川大学英美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明伦先生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共三卷），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中译本。

作为美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爱伦·坡在多种类型的小说创作中都占据着奠基者的地位。他既是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惊悚悬疑小说的奠基人，也是科幻探险小说的先驱、幽默讽刺小说的开拓者，对美国和世界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受到众多文学巨匠的推崇、赞誉以及读者的青睐。在小说创作上，无论是什么主题，他都以自己主张的“效果论”指引创作实践，围绕阅读效果这个核心，组织故事的情节，始终让情节服务效果，读后总使人感到回味无穷、意犹未尽。他写侦探推理故事，注重案情场景的设计、推理逻辑的严谨和分析思维的缜密，并使读者在紧跟作品情节变化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凸显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效果；写恐怖惊悚故事，则善于制造意境、渲染气氛，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彰显故事的离奇惊悚效果；写科幻故事，力图“对所有超乎寻常的东西进行科学解释”，把读者带入一个想象的神秘王国、未知世界，从而激发读者想象力，唤起读者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写幽默讽刺故事，则通过独特的情节设计、对许多熟知人物独具匠心的滑稽戏仿以及诙谐语言的活用，凸显故事的戏剧性和滑稽性效果。

爱伦·坡所开创的文学艺术形式和手法，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

巨大影响，许多后人纷纷师法效仿。例如，在惊悚小说创作上，伊迪丝·沃顿、威廉·福克纳、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哈特·克兰、斯蒂芬·金以及其他众多作家的作品之中都借用爱伦·坡的哥特风格。在推理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创作上，柯南·道尔、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波特莱尔、王尔德、希区柯克、蒂姆·伯顿、江户川乱步、儒勒·凡尔纳、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中都能找到爱伦·坡的影子，以至于有网友认为上述这些作家都无不是抄袭爱伦·坡。这种观点自然有些偏激，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爱伦·坡在推理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恐怖惊悚小说等创作上的奠基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爱伦·坡博览群书、学贯古今，犹如一部百科全书，他的每一篇小说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散发着知识的芳香。他的作品融古通今，旁征博引，涉及各种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矿物学、航海、植物学、动物学、病原学，等等，等等。阅读他的小说，犹如在知识的海洋畅游，在智慧的苍穹翱翔。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总是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让读者手不释卷。

谈及爱伦·坡作品在我国的出版传播，必然要说到《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译者曹明伦教授。翻译爱伦·坡作品最多、质量最优者，非曹明伦教授莫属。他的译文忠实、晓畅、传神，使爱·伦坡作品的思想内涵得到完美再现，令其灵动的艺术风格跃然纸上，准确传达给每一位中文读者，最终让爱伦·坡的作品在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实现了与更多读者心灵的沟通，使读者由此可以领略爱伦·坡这位世界文学大师的艺术风采，体悟其旻昊无垠、纷繁无限的内心世界，并在阅读中得以怡情、获得启迪。



2014年9月20日

## 译者序

二十年前，三联书店出版了笔者翻译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其中收录了爱伦·坡的全部诗歌、全部小说（两部长篇和68个短篇）以及戏剧、散文等作品，深受读者青睐。随着新一轮爱伦·坡热的兴起，笔者现将《爱伦·坡集》中的全部短篇小说译文进行全面修订 [所依原著版本为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奎恩教授（Patrick F. Quinn, 1919-1999）编注的 *Poe: Poetry and Tale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分三卷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收录最全或曰名副其实的《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包括了爱伦·坡一生创作的全部68个短篇小说（含一残篇）。读者、学人由此可以完整、准确了解和认识爱伦·坡短篇小说的全貌。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文学生涯虽然始于诗歌并终于诗歌，但他却被世人尊为侦探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的先驱和恐怖小说大师。

爱伦·坡一生写了70篇（部）小说（含残稿《灯塔》），除长达12万字的《阿·戈·皮姆的故事》和4.8万字的《罗德曼日记》（未完稿）属长篇小说之外，其余68篇都符合他在《创作哲学》中制定的长度标准，都是“能让人一口气读完”的短篇小说。后人对爱伦·坡的小说有不同的分类，有的将其分为幻想小说、恐怖小说、死亡小说、复仇凶杀小说和推理小说。有的将其分为死亡传奇、旧世界传奇、道德故事、拟科学故事和推理故事。不过当代评论家对爱伦·坡小说的分类已日趋统一，大致分为四类，即死亡恐怖小说、推理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和幽默讽刺小说。

死亡恐怖小说是爱伦·坡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类。其中著名的篇什有《厄舍府之倒塌》、《威廉·威尔逊》、《瓶中手稿》、

《红死病的假面具》、《陷坑与钟摆》、《泄密的心》、《丽姬娅》、《莫雷娜》、《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和《黑猫》等等。这些小说的背景多被置于莱茵河畔的都市、亚平宁半岛上的城堡、荒郊野地里的古宅，以及作者心中那片变化莫测的“黑暗海洋”，其情节多为生者与死者的纠缠、人面临死亡时的痛苦、人类的反常行为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类小说气氛阴郁、情节精巧，有一种梦魇般的魔力。但这种魔力是不确定的，所以长久以来，评论家们对这些小说的看法总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这些小说内容颓废，形象怪诞，基调消沉，表现的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有人则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或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解读这些小说，认为爱伦·坡在这些小说中表现了一种比人类现实情感更深沉的幻觉体验。具体举例来说，过去有人认为《瓶中手稿》和《阿·戈·皮姆的故事》写的不过是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而现在却有人认为前者象征人类灵魂从母体子宫到自我发现和最终消亡的一段旅程，后者则象征一段人类精神从黑暗到光明的漫长求索；过去有人认为《厄舍府之倒塌》是美国南方蓄奴制社会必然崩溃的预言，而今天则有人认为《倒塌》实际上是宇宙终将从存在化为乌有的图示。总而言之，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爱伦·坡的死亡恐怖小说之解读范围非常宽泛，他们甚至从中发现了他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不过笔者在研读和翻译爱伦·坡的作品时有一种深切的体会，那就是他描写恐惧是想查寻恐惧的根源，他描写死亡是想探究死亡的奥秘，而这种查寻探究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坦然地直面死亡。正如他在《我发现了》的篇末所说：“……当我们进一步想到上述过程恰好就是每一个体智能和其他所有智能（也就是整个宇宙）被吸收回其自身的过程，我们因想到将失去自我本体而产生的痛苦便会马上停息。”

爱伦·坡是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这早已是举世公认的定论。不过在爱伦·坡的时代，英语中还没有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ies）这个说法，爱伦·坡自己将这类作品称为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一般认为，他的推理小说并不多，仅有《莫格街凶杀案》、《玛丽·罗热疑案》、《被窃之信》和《你就是凶手》等几篇。爱

伦·坡在前三篇推理小说中塑造了业余侦探迪潘的形象，并创造了推理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尽管他的初衷只是想证明自己具有分析推理的天赋，而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小说类别，但事实上他这几篇小说却对推理侦探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尔摩斯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侦探实际上就脱胎于爱伦·坡的迪潘。福尔摩斯的塑造者柯南道尔曾感叹，在爱伦·坡之后，任何写侦探小说的作者都不可能自信地宣称此领域中有一方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地。

爱伦·坡不但是侦探小说的鼻祖，而且是科幻小说的先驱。他的《汉斯·普法尔登月记》和《气球骗局》堪称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前者比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早30年问世，后者也比凡氏的《气球上的五星期》早19年。爱伦·坡固然不以其科幻小说著称，但他对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幻小说的奠基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之父”。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在1864年论及爱伦·坡的影响时说：“他肯定会有模仿者，有人会试图超越他，有人会试图发展他的风格，但有许多自以为已经超过他的人其实永远也不可能与他相提并论。”

幽默讽刺小说是爱伦·坡小说的一个大类，就篇数而论占了他短篇小说的三分之一，其中脍炙人口的篇什有《眼镜》、《生意人》、《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等等。有些西方学者对爱伦·坡的这类小说评价不高，如西蒙斯认为他的讽刺小说滑稽有余，有潜在的虐待狂倾向，因此不能与他的其他小说相提并论；坎利夫认为爱伦·坡的幽默小说读来令人不快，从而将其“撇开”，只将其小说分为“恐怖”和“推理”两类；哈蒙德认为爱伦·坡的幽默讽刺小说之所以已经过时，是因为他所嘲讽的对象（唯利是图的商贩、不学无术的学者、自封的文学大师和小丑般的政治家）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早已消失。但笔者以为，这些学者似乎都忽略了一点，即爱伦·坡所嘲讽的不仅仅是那个“事事都在出毛病的世道”，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假恶丑现象。爱伦·坡笔下有人凭剪刀糨糊当上文豪诗宗（《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今天这世界仍有人凭糨糊



剪刀当上教授博导；爱伦·坡笔下有美国人因当小报编辑而顺便在15岁时就成为与但丁齐名的文坛大家（《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今天也有中国人因后来当了出版社编辑而早在16岁时就成了翻译爱伦·坡的译坛高手；爱伦·坡笔下有设法把泥浆溅到路人鞋上“拓展业务”的擦鞋工（《生意人》），今天仍有把碎玻璃撒在路上“招揽生意”的补胎匠和用强行“拓展业务”的手段牟取暴利的各类垄断公司；爱伦·坡笔下有“怀着奏出音乐的意图而制造出无限变化之噪音”的精神病患者（《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今天仍有把公共广场当成自家后院并在其中伴“无限变化之噪音”而翩翩起舞的男男女女。爱伦·坡曾说“现代人已使欺骗这门科学达到了我们愚笨的祖先做梦都想不到的完善程度”（《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而今天不乏有当代人正在为更进一步完善这门“科学”而与时俱进地发挥着聪明才智。因此笔者认为，爱伦·坡的许多讽刺小说仍具有现实意义，仍能让人们发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笑声，尽管这种笑声在消逝时往往会伴着一丝苦涩。

肖伯纳在论及爱伦·坡的小说时说：“它们不仅仅是一篇篇小说，而完全是一件件艺术品。”笔者以为，这批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包括爱伦·坡的各类小说。



2014年8月22日

## 目 录

译者序 .....	曹明伦
丽姬娅 .....	(1)
幽会 .....	(16)
莫雷娜 .....	(28)
贝蕾妮丝 .....	(34)
梅岑格施泰因 .....	(42)
瓶中手稿 .....	(50)
死荫——寓言一则 .....	(60)
静——寓言一则 .....	(63)
瘟疫王 .....	(66)
厄舍府之倒塌 .....	(77)
威廉·威尔逊 .....	(94)
红死病的假面具 .....	(112)
陷坑与钟摆 .....	(117)
泄密的心 .....	(131)
黑猫 .....	(136)
长方形箱子 .....	(145)
过早埋葬 .....	(155)
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 .....	(167)
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 .....	(175)
椭圆形画像 .....	(182)
莫格街凶杀案 .....	(185)
玛丽·罗热疑案 .....	(215)

2 | 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

你就是凶手 .....	(257)
被窃之信 .....	(270)

## 丽 姬 姬

意志就在其中，意志万世不易。谁知晓意志之玄妙，意志之元气？因上帝不过乃一伟大意志，以其专一之特性遍及万物。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

——约瑟夫·格兰维尔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当初我是怎样，在何时，甚至具体在什么地方与丽姬姬小姐相识的。打那之后许多年过去了，由于太多的痛苦，我的记忆力衰退。或许，我现在之所以想不起上述几点，实际上是因为我所爱之人的性格、她罕见的学识、她非凡但却娴静的美色，以及她那些低吟浅唱、拨人心弦、令人入迷的话语都曾是以那么平稳而隐秘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渗入我的心田，以致我从来就不曾察觉和知晓。但我相信，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以及后来的频繁交往都是在莱茵河畔一座古老衰微的大城市。关于她的家庭，我肯定听她谈起过。那毫无疑问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丽姬姬！丽姬姬！虽说我正埋头于那些比其他任何事都更能使人遗世忘俗的研究，但仅凭这三个甜蜜的字眼——丽姬姬——就能使我的眼前浮现出早已不在人世的她的身影。而此刻，当我提笔写她之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对于这位曾是我的朋友，我的未婚妻，后来又成为我读书的伙伴，最后终于成为我钟爱的妻子的她，我居然从来就不知道其姓氏。就我的丽姬姬而言，难道这是她一个调皮的告诫？或我不该问这个问题是对我爱之深切的考验？或这仅仅是我自己的一种任性？一份往至爱至忠的神龛上奉献的浪漫？连事实本身我现在都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那我全然忘却产生该事实的原委或伴随该事实的细节又

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而实际上，如果真有那个被叫做罗曼司的神灵，如果在崇拜偶像的埃及真有那个长有缥缈羽翼的苍白的伊什塔耳忒，如果真像人们所说是由她在主宰不吉不利的婚姻，那我的婚姻肯定是由她主宰的。

然而，对一个非常珍贵的话题，我的记忆力还没有让我失望。那就是丽姬娅的身姿容貌。她身段颇长，略显纤弱，在她弥留之时，竟至形销骨立。要描绘出她的端庄，她的安详，她的风姿，或是她轻盈袅娜的步态，那我的任何努力都将是徒劳。她来去就像一个影子。我从来就觉察不到她进入我房门关闭的书房，除非她把纤纤玉手轻轻摠在我肩上，用低低的、甜甜的嗓音说出音乐般的话语。说到她美丽的脸庞，普天下没一个少女能与之相比。那种容光焕发只有在服用鸦片后的梦幻中才能见到，一种比翱翔在德洛斯岛的女儿们<sup>①</sup>梦境中的幻象更圣洁神妙的空灵飘逸的幻影。然而她那张脸并不属于异教徒的经典著作错误地教导我们去崇拜的那种端正的类型。培根在论及形形色色的美时说过：“绝色者之五官比例定有异处”<sup>②</sup>。然而，尽管我看出丽姬娅的那张脸并不符合古典规范，尽管我发现她的美堪称“绝色”并觉得那美中充满了“异点”，但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不规范之处，觅不见我所理解的“异”。我曾端详过她高洁而苍白的额顶。那真是白璧无瑕，实际上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如此圣洁的端庄是多么地平淡！那象牙般纯净的肌肤，那宽阔而恬静的天庭，左右鬓角之上那柔和的轮廓，然后就是那头乌黑、油亮、浓密而自然卷曲的秀发，真是充分解释了荷马式形容词“风信子般的”之真正含义！我曾谛视过那线条优雅鼻子。我只在希伯来人优雅的浮雕中看见过一种相似的完美，两者都有同样的光滑细腻的表面，有同样的几乎看不出曲线的鼻梁，有同样和谐的微鼓并表现出灵魂之自由的鼻孔。我曾细看过那张可爱的嘴。那真是天地间登峰造极的杰作，短短上唇那典雅的曲线，下唇上那丝柔和而性感的睡意，

① “德洛斯岛的女儿们”恐指希腊女神阿耳忒弥斯的一群侍女。传说阿耳忒弥斯和阿波罗一起诞生在德洛斯岛上。——译者注

② 语出《培根随笔集》第43篇《论美》。——译者注

那会嬉笑的波纹，那会说话的韵律，还有当她露出清澈娴静但又最最粲然的微笑之时，那两排反射出每一道圣光的亮晶晶的皓齿。我曾凝望过那下颌的塑形。在那儿我发现了希腊人才有的那种阔大而不失秀媚、庄重而不失柔和、圆润中透出超凡脱俗之气的轮廓，这种阿波罗神只让雅典人的儿子克莱奥梅尼斯<sup>①</sup>在梦中见过的轮廓。而当时我还窥视过丽姬娅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

说到眼睛，我们就没法从古代找到比拟了。在我心爱之人的那对眸子里，很可能就藏着培根所暗示的那个秘密。我必须相信，那双眼睛比我们这个种族一般人的眼睛大得多。它们甚至比诺尔亚德山谷<sup>②</sup>东方部族那种最圆的羚羊般的眼睛还圆。可是只在偶尔之间，在她最激昂兴奋的瞬息，她的这一特征才会稍稍引人注目。而在这样的时刻，她的美（也许在我炽热的想象中显得是这样）就是超越天堂或人间的无双之美，就是土耳其神话中天国玉女的绝世之美。那双眼睛的颜色是纯然的乌黑，眼睛上盖着又黑又长的睫毛。两道略显参差的眉毛也墨黑如黛。然而，我在那双眼睛里所发现的“异点”具有一种与其面部的塑形、韵致与光彩都不同的性质，而这终究还得从“眼神”里去找原因。啊，多苍白的字眼！单是在它窈然无际的含义之后，我们掩饰了多少对灵性的无知。丽姬娅的眼神哟！我是怎样长时间地对它沉思冥想！我又是如何用整整一个夏夜努力去把它窥测！那眼神是什么？那比德漠克利特那口井还深的东西，那深深藏在我心爱之人瞳孔里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一心想要领悟那种眼神。那双眼睛哟！那双又大又亮的非凡的眼睛哟！它们于我成了丽达的双子星座<sup>③</sup>，我于它们则成了虔敬的星象学家。

在许许多多心理学上令人费解的异态现象中，最令人激动的莫

---

① 克莱奥梅尼斯（Cleomenes），公元3世纪希腊雕塑家，其代表作有仿制的“梅迪奇的维纳斯”。——译者注

② 爱尔兰女作家谢里丹夫人（Frances? Sheridan, 1724—1766）在其小说《诺尔亚德的故事》（The History of Nourjahad, 1767）中所描写的一个东方山谷。——译者注

③ 据希腊神话传说，宙斯曾化作天鹅与丽达亲近，使其生下二蛋，一蛋孵出海伦，一蛋孵出狄俄斯库里兄弟（即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后来宙斯将这对孪生兄弟变成双子星座。——译者注

过于这样一种现象（我相信学校里从不提及），那就是当我们竭力要追忆某件早已遗忘的往事之时，我们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想起来了，可结果却未能想起来。我在窥测丽姬娅那双眼睛时就常常是这样，每次我都觉得马上就会悟出那眼神的全部深意，觉得自己马上就会茅塞顿开。可终归未能贯通，结果最后又不甚了了！而（真奇怪，哦，奇怪得令人不可思议！）在极其普通的天地万物之中，我竟发现了许多与那种眼神的相似之处。我的意思是说，自从丽姬娅的美潜入我的灵魂并像供奉于一座神龛那样永驻我心之后，我从这个物质世界的无数存在中获得了一种情感，那种像我在窥视丽姬娅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时所感觉到的那样的情感。但我尚不能给那种情感下定义，也不能分析它，甚至没法持续地对它进行仔细地观察。让我再说一遍，我往往在观看一棵迅速生长的青藤之时，在凝望一只飞蛾、一只蝴蝶、一只虫蛹、一条流淌的小溪之时体验到那种情感。眺望大海之时，看见流星陨落之时我感受到那种情感。从耄耋老人的目光中我体会到那种情感。当用望远镜窥视夜空的一两颗星星之时（尤其是窥视天琴座 $\alpha$ 星旁那颗六等食变星时），我意识到那种情感。弦乐器的某种声音使我心里充满那种情感；书籍中的某些片段使我胸中萦绕那种情感。在其他数不清的这类事例中，我清楚地记得约瑟夫·格兰维尔一部书中的一段话（也许仅仅是因为它离奇，这谁说得准？）从来都会激起我那种情感：“意志就在其中，意志万世不易。谁知晓意志之玄妙，意志之元气？因上帝不过乃一伟大意志，以其专一之特性遍及万物。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

漫长的岁月以及后来对岁月的回顾，已使我真能看出在这位英国伦理学家的这段话与丽姬娅的某种性格之间有某种细微的联系。她思想、行为或言谈中的一种专一，或许就是那伟大意志之结果，或至少是一种反映，只不过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之中，那种伟大的意志未能有其他更直接的显露罢了。在我所认识的所有女人中，外表始终安然恬静的丽姬娅其实是冷酷而骚动的激情之鹰最惨烈的牺牲品。对那种激情我不能作出评判，除非凭着那双在突然高兴之时大

得不可思议，大得令我吃惊的眼睛，凭着她低声细语之中所包含的那种近乎于魔幻般的甜蜜、抑扬、清晰与温和，凭着她习惯性的不经之谈中那种咄咄逼人之势（这种势头与她文静的说话方式形成对照，因而更显猛烈）。

我已经提到过丽姬娅的学识，那真是广博之至。我从不知道女人有这般博学。她精通各种古典语言，而就我所通晓的欧洲几种现代语言来说，我从来没发现她错过一词一句。实际上，就任何一个她最喜欢的题目（她之所以喜欢仅仅是因为那在自夸博学的经院中被认为是最深奥的题目），我又何曾发现她出过差错？我妻子的这一特点只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才那么格外令人激动地唤起了我的注意！我刚才说我从不知道女人有她那般广博的学识。可是，天底下哪儿又有男人能成功地研究包括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内的所有学问？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丽姬娅的学识是如此广博，如此令人震惊；但我仍充分地意识到她对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怀着一种孩子气的信任，在我们婚后的前些年里，我一直由她领着去穿越我所醉心的形而上学那个混沌世界。当她俯身于我身边指导我研究那些很少有人研究、世人知之甚少的学问时，我是多么地踌躇满志，多么地欣喜若狂，心里怀着多少憧憬和希望。我实实在在地感到那美妙的远景正在我面前慢慢展开，沿着那漫长的、灿烂的、人迹罕至的道路，我最终将获得一种因为太珍奇神圣而不能不禁绝于世人的智慧！

所以，当几年后眼见我已打好基础的前程不翼而飞，乘风而去，我心中那种悲哀当然会无以复加。没有了丽姬娅，我不过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单是她的相伴，单是她的讲解，就曾使我俩潜心研究的先验论中的许多奥秘豁然开朗。没有了她眼睛灿烂的光芒，轻灵绝妙的文字变得比铅还呆板凝重。而当时那双眼睛越来越难得照射到我所读的书页上。丽姬娅病了。那双热切的眼睛闪烁出一种太辉煌的光焰；那些苍白的手指呈现出透着死亡气息的颜色；哪怕最柔和的一点感情波动，那高洁额顶的缕缕青筋也会激烈地起伏。我看出她已经命在旦夕，我内心已在悄悄地与狰狞的死神抗争。而



令我惊讶的是，我多情的妻子对死亡的抗争比我还激烈。她坚强的性格中有许多东西使我一直认为，死神降临于她时绝不会给她带来恐怖，可事实并非如此。她对死神的顽强抵抗和拼命挣扎之场景决非笔墨所能描绘。眼睁睁看着那副可怜的惨状，我心里一阵阵痛苦地呻吟。我本该对她进行安慰，我本该对她晓之以理，但是，面对她那种强烈得近乎疯狂的求生欲望（生——只求生）我知道安慰和晓理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虽说她的灵魂一直在进行着最激烈顽强的挣扎，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瞬，她举止上始终如一的平静才被动摇。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更加微弱，可我不愿详述那些平静的话语所包含的疯狂的意义。当我神情恍惚地侧耳倾听她说话之时，我眩晕的大脑听到的仿佛是一种来自天外的悦耳的声音，一种世人从不曾知晓的臆想和渴望。

她爱我，这一点我从不怀疑，说不定我早就轻而易举地意识到在她这样一个女人的心中，爱也一定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爱。但只是在她弥留之际，我才完全为她的爱之深切所动。她久久地紧握住我的手，想一吐她心中对我那种比激情更强烈、比忠贞更永恒、早已升华为至尊至爱的一腔情愫。我怎么配消受这一番赐恩降福的表白？我怎么该承受我心爱之人在倾述衷情之后就要死去这一灾祸？可我实在不忍细述这个话题。让我只说一点，正是面对丽姬娅以难以想象的柔情痴恋一个，天哪！痴恋一个不值得她爱之人之事实，我才终于明白了她对即将离去的生命那么热切而疯狂地留恋的真正原因。而我所不能描述的，我所无力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热切的企盼，正是这样一种对生命（仅仅对生命）的最强烈的渴望。

在她临死那天晚上的半夜时分，她明确地示意我坐到她身边，让我把她前几天刚写的一首诗再朗读一遍。我遵从她的吩咐朗读了那首诗：

瞧！这是个喜庆之夜  
在最近这些寂寞的年头！  
一群天使，收拢翅膀，